

馬上支日記(二)

魯迅

七月二日

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開看，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於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因為或種限制，只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並非小說和分一部為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纔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于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爲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確不免汗流浹背。只要看目錄就明白了：

一，總說；二，過度置重于體面和儀容；三，安運命而善作罷；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專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 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爲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却不大有人留心牠。第一章就是 Smith 說，以爲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于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爲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于刻毒。相傳爲戲臺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一切事不過是一齣戲，有誰認真

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于報復，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ocialism* 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着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為這也是關於「華人」的體面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着「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干，這一齣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臺的架子，總與在後臺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牠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於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黨」；只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 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復歸那出於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

乎都聽不到什麼。

執政府到了，一例雄糾糾的府衛隊，向國民示着執政府的虎威。聽用號筒報告的人說：「段琪瑞不在執政府，我們所舉的五位代表，無人接見；繼則有人提議赴吉兆胡同段氏私宅，代表們正在討論是否移隊到吉兆胡同，前面的羣衆忽然向後擠退甚猛；代表們正高呼着『維持秩序』，我們站在後面的，正在驚疑時，殘殺的槍聲於是時已砰砰發動了。」

從進到執政府外大院到開槍時，不過十餘分鐘。羣衆大約是因爲困乏，很靜默，喊口號的不過是一部分人。羣衆因聞槍聲而奔跑之前，並沒有一鐘咆哮亂動，這是當日在場的人都可以證明的。

我是站在靠近東柵門的，本可很容易的跑出去。唉，誰能想到大執政的參謀們又很聰明絕類！當前隊人往後猛退，我們後隊人想由東柵門外逃時，在東南角上的馬號內，驀然跳出三十餘個流氓來，手執拳頭粗的木槓，及關老爺用的長柄大刀，將東柵門把住，向裏外跑

的人亂擊着。回頭向西看看，西柵門已緊閉了。我們既不敢去領略木槓關刀的風味，同時後面的槍聲又來了，所以都一湧而奔入東北角上的一個馬號內。

奔入北馬號的人，約八九白。有避入馬蓬內的，有避入北房內的，最後進來的人，把空院子都擠滿了。我是緊藏在北房的內窗台下的，除去呆看那由外面向內放進的子彈，打在土牆上的灰塵突起外，我腦海內仍很簡單地思索着；爲外交而請願，爲什麼開槍？我佛慈悲的執政，如何忍得開槍？我的命運在什麼時候？難道二十五年的生活，就此要終了麼？這是多麼的悲慘！最可笑的，是我緊接着我的一頂帽子在頭上，如何是要保護我的頭，不受子彈穿過去似的。有時看到在同一命運下的可憐同胞，面龐真是灰白的令人可怕。在這驚心動魄的情況中，聽到了數聲哨聲，隨着槍聲也停止了。心中少安，以爲再不放槍了。呀！看看地上，已經有許多同胞臥着不起了，兔死狐悲，要不是受驚之後，淚一定是會潑潑然流下的，因爲太悲慘了。

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却雖然這麼想，却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各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信，託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閻邱辨圖。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歷上將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面這一張是紅印的。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麼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我又想，明天可掛國旗呢？……于是，不想什麼，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熱極，上半年玩，下半年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裏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僱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啓示。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我于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纔明白了：「長」是確有價值的。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並重自許，確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為止，似乎並沒有掛國旗，後半夜補掛與否，我不知道。

三一八受傷回憶

戎之桐

在北京挾沙帶土的朔風裏，四千餘人的一個行列，由天安門走向執政府；這次為反抗八國最後通牒的示威，已遠遜於五卅時的熱烈了。即以口號而論，沿途幾

槍聲停止後，許多同學情急生智，越牆外出。但我總以為那最危險的事，因為目標舉高了，他們能很高興的請你回來，或送你出去。

槍聲停止不到數分鐘，有七八個衛兵，拿着手槍，進入我們在的馬號內，向我們作施放式的恐嚇，把我們從屋內驅出。這時我們又聽到第二次很長的哨聲，接着又砰砰作威了。還有七八個追命閻羅，滿裝了子彈，很用力地向我們平放，口內還怒喊着「走，走！」我們由屋內跑出，在院中為避開平放的致命彈，都爭向地下亂鑽。但無情的地皮，也正如那無情的衛兵一樣拒絕了我們，任你逃命如何心切，入地無門，也只得爭着向那門口擠出。但不及一丈寬的門，經過七八百人的擁塞，愈着急，愈塞的鐵筒相似，連一個也出不去，這真是讓逃命人最着急的。此時我看見燕大同學張君鴻勛，也吃力的往外擠。徐瓊瑛女士——徐謙的女公子——剪着頭髮，穿着一件綠色棉袍，被人擠在正當中，當時我很為她擔心因為她太惹人注意了。

我此時被人擠倒了，倒在門的旁邊，面朝着衛兵，只見一個衛兵把手槍的機關拉開，倒出用過的廢殼，重新裝入一排子彈，又描準往外逃命的人平放。在這個時候，我看見應聲而倒的人，真沒有法子去寫那種慘況了。我不敢再看了，恐怕牠們看見了我，轉過來拿我作目的物。終于手槍解圍了，那一個也出不去的門，現在也鬆了，因為一批被打倒，其餘的人就可從屍身的上面越過去。

聽到了第三次的哨聲，第二次的槍聲也漸停止，我起來猛力地奔向東柵門。

此時院內仍有千餘人光景，都堆在東西柵門口。我奔到東柵門不久，第四次的哨聲聽到了，第三次的槍又開了。這個地方擁擠更利害，自行車和人相雜着，門愈不好出。

我終於無力了，被人踐踏在腳下了，千萬斤的力量壓在我身上，終於不能呼吸而暈過去了。以後的光景如何，槍聲是如何停止，我自然都漠然不知。

醒覺時，明白我仍在地下躺著，身上沒有人，四周也安靜了。門的內外滿臥着些渾身是血，呻吟不止的犧牲者。我暗想，在此地臥着很危險，因為那些木槓關刀仍在我的腦中映現着。爬起用力在那些犧牲者的身上七高八低地走了四五步，倏忽怦然有聲，我的臂同時也木然有觸，呀！了不得，受傷了！隨着子彈的推動力，我倒向門外。

倒下去，萬幸是我又暈過去了，不然，第二第三個子彈，是一定要隨着放來的。不知隔了多少時，我醒了。舉目並看不到什麼衛兵，只見十條胡同口站着一排黑衣警士，街上滿站着看熱鬧的商民。我右手緊抱着受傷的左臂，汚血淋漓，實在沒有走的力量了；數次哀求於商家，求乞準我在鋪中一息，皆受到很嚴重的拒絕。

幸而南行不數十步，遇同學印君至豪，用一元錢僱洋車赴崇內美國同仁醫院，途中又遇同鄉杜君存華，伴我同去。到同仁醫院時，我已僵坐車上不能下來了。

大夫為我剪下衣服後，纔知道是傷在左下臂，偏入

偏出，臂內二骨俱炸碎了，彈是鉛做的，炸力很大，入口微小，出口有普通茶碗口大。好驚人呀！紅絲絲的血肉，都翻了出來，着實難看。

我住在四等病房。因流血太多，昏迷不醒，注射鹽水後，就開始劇痛了。精神衰弱，到第三天，連人說話的聲音也討厭聽見，不得已，移到頭等病房。朋友們去看我的，都是在那邊靜坐着，我連說話的力量也沒有了。我恍惚中，有一次聽到地方檢察廳的人向和我同住的韋智君，詢問當時開槍的光景，問完就走了。大約是看見我的精神太不好，所以沒有問我。

到了晚上，痛的更利害，連一點覺也不得睡。連着七夜，每晚打嗎啡針一次，纔能安穩睡去。

在昏迷中，曾見陳翰笙，朱家驊，安體誠三位先生，代表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去慰問受傷者，走時又給了每人恤傷費十元。濟難會的男女代表，前後也慰問過四五次，每個傷者也是給恤傷費十元。餘外又收到劉廷芳先生，孔祥熙先生，劉錫嘏先生恤傷費各五元。

還有中西師長及朋友們贈送了不少的鮮花，我在此都向他們表示十分的謝意。

文占芝，董連元，趙鴻鈞，王道行，曹仲質諸先生，在我十分危急時，都很用心的看護我，在此也向他們表示謝意。

在同仁醫院住了八天，大夫因為自己不熟習骨科，在三月二十五號把我介紹到協和醫院去。二十七日施手術，把碎骨取出，疼痛始少減。但大約每隔四五日，必痛一二星期，這樣下去有兩月光景。在院內計受麻醉藥二次，換石膏五次。

我於六月十八號出協和醫院，計住醫院三月整。現在每日到協醫外堂換藥，據大夫言，再有三四個月，骨一定可以接好。

我在協和是住在二等病房，共費了五百元左右，是學校——燕京大學——擔任一半，同學們擔任一半。他們不但給了我們經濟上的援助，校長科長教授學生自治會的代表並且常去看望我們，這種互愛團結的精神，比

之我們的執政段祺瑞，我們又作如何想？在此我更表示我對他們的十分謝意。

病中在報紙上，看到了許多不合事實的謠言。

研究系的新聞記者說，徐謙有陷害羣衆的嫌疑，因為他於天安門散會後，即攜其女公子乘汽車回家了。這是不合事實，因我曾看見他的女公子也在執政府逃命。

最使我們不明白的是，研究系的學者，和一部分大學教授，總想攜「手槍炸彈」等物，明鎗暗箭地給羣衆加在身上。如果殘殺不是預定的計畫，東柵門內的流氓，木槓，關刀又是怎麼一回事？

於大屠殺後，尚有少數的人，對於政府，研究系，大學教授們下攻擊，揭穿他們的陰謀，這是智識界的一線新希望

拉雜寫來，實在對不住閱者。我們或者太把三一八屠殺看的重了。唉！舉手看看四面的情形：北京四十萬的災民是因為什麼？在土匪與軍人的騷擾之下的犧牲者又有多少？兄弟們，這都是放在我們眼前的生死問題。

你有什麼辦法？

一九二六年七月。

我很感謝戎君在那「知識階級」早已忘記了三一八事件的時候，寄來這樣一篇有價值的文字。戎君囑我代為刪改，但我覺得原文就很好，只將起首的四節議論節去，稍省篇幅。七月十五日，豈明。

阿爾薩斯的『嗚兒歌』

劉復

——據Andre Alexandre的法文譯本譯出——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綿羊在草原喫草

羔羊也在屋角邊；

我的黃金寶藏啊，你就閉着你的眼，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你爸爸在草地上看着羊，

你媽媽也在搖着棗樹採棗子；

一個幸福的夢快要到你頭上來了啊，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絨羊到了天上去了啊，

金黃的小星，就是羔羊啊，

月亮就是收羊的孩啊，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你就像絨羊一樣的

不聲也不響，不然是

狗聽見了要來咬你啊，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黑狗正在看守着羊，

滾開滾開你這惡狗啊！

不要驚醒了我的孩子啊；

睡罷，睡罷，我的小寶貝兒你睡罷！

無題之三

廢名

1. 此意可題之曰夏晚

(較原稿略有刪節)

我已經說過，這，小林的口裏叫「城外」，其實遠如西城的人也每每是這麼稱呼。東城，提起來真是一個最親暱的所在。這原故，便因為一條河，差不多全城的女人都來洗衣，橋北城牆根的洲上。這洲一直接到北門，青青草地橫着兩三條小道，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但開闢出來的，除了女人只有孩子，孩子跟着母親或姐姐。生長在城裏而又嫁在城裏者，有她孩子的足跡，也就有她做母親的足跡。河本來好，洲岸不高，春夏水漲，不另外更退出了沙灘，搓衣的石頭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

記得有一位詩人寫了一首詩，是關於這河的，鈔在下面。

小河的水，
昨夜我夢見我的愛人，

她叫我儘儘的走，

跟着你比你更快的儘儘的走，

一直追到那一角清流，

我的愛人照過她的黑髮，

濯過她的素手。

小林現在上學，母親不准他閒耍，前四五年，當着這樣天氣，這樣時分，母親洗衣，他就坐在草地。草是那麼青，等上又碧藍一片天，有的姑娘們輕腰的躲在他的背後，雙手去蒙住他的眼睛——

「你猜，猜不着我不放！」

然而他最歡喜的是望那塔。

塔立在北城那邊，比城牆還高得多多，相傳是當年大水，城裏的人統統湮死了，大慈大悲的觀世音用亂石堆成，（錯亂之中卻又有一種特別的整齊，此刻同瓦一般顏色，長了許多青苔。）站在高頭，超度並無罪過的童男女。觀世音見了那悽慘的景像，不覺流出一滴眼淚，就在承受這眼淚的石頭上，長起一棵樹，名叫千年

矮，至今居民朝拜。

城牆外一切，塗上了淡淡的暮色，塔的尖端同千年矮獨放光霞，終於也漸漸暗了下去，烏鴉一隻隻的飛來：小林異想天開了，一滴眼淚居然能長一棵樹，將來媽媽打他，他跑到這兒來哭！他的樹卻要萬丈高，五湖四海都一眼看得見，到了晚上，一顆顆的星不啻一朵朵的花哩。

2. 此章就題之曰夜罷

(同前章並非相接)

燈下，自己躺着打滾，別人圍着坐，談故事自然更好，——這大概孩子們都是喜歡的罷。

小妹現在便是這樣。

只可惜三啞跑去睡覺去了，史家奶奶又老是坐在椅子上打瞌睡。還有琴子，但她不說話，靠着燈紫紙船。

小林望天花板，望紛牆，望琴子散了的頭髮。

「哈哈，你看！」

「看什麼？」琴子掉過頭來問。

小林伸了指頭在那裏指

「呀，我怕。」

「你自己的影子也怕？」

影子比她自己大得多多。

琴子彷彿今天纔看見影子似的，看，漸漸覺得好玩，伸手，把船也映出來，比起自己算是一個老鼠。

「你坐在你的船上，你會沈到水裏去！」

小林也翻起來一齊映在牆上。

「你的影子不像你，你笑牠沒有笑。」

「你看你的影子笑不笑！」

琴子真笑了——

「真的，影子不笑。」

「你哭牠也不哭哩！」

婆婆突然張開眼睛——

「唔，哭什麼？好好的玩。」

「哈哈，我們在這裏玩哩。」

婆婆立刻又灣了下去。

「你看奶奶的影子，——奶奶的白辮子同你的黑辮子一樣是黑的。」

「奶奶的怎麼叫辮子呢？你真是胡叫。我的纔叫辮子。——我們到底是小孩子，影子也是小孩子。」

「你走開，我替你掉一個，看你認不認得你這小孩子。」

「好。」

琴子走到燈的那邊。

「味，影子不見了！」

小林笑——

「那旁牆上。」

「你真掉了，比先前小得多哩。」

「哈哈，——你上床睡下去，我再掉一個。」

「你睡下去，我替你掉一個！——哈哈，你當我真不知道，你不站在這裏，那裏還有影子呢？」

婆婆在那裏呼嚕呼嚕。

「奶！奶！不要睡！」琴子說。

話 絲

第八十九期

「不，沒有睡，你們說，我都聽見。」

「聽見，聽見些什麼」

「聽見我們哭！」

「哈哈。」

兩人一齊笑。

「琴子，我同你說正經話，昨天夜裏我聽見雞叫

今天我不睡，聽聽那一個雞先叫。」

「你不睡，我也不睡，——雞叫，雞天天夜裏叫。」

「可是我在我家裏總沒有聽見。」

「夜裏還有夜火蟲，你在家看見麼？我們坂裏非常

之多。」

「我們常常捉夜火虫玩哩，那也沒有看見！」

「還有一樣東西，別個看不見，牠也能夠亮，——

你猜是什麼東西？」

小林使勁的答；

「鬼火！」

琴子又怕了，兩手一振。

一四一

「不要嚇我，——我是說貓，貓的眼睛。」

「我看花也是夜裏亮的。」

「你又哄我，花怎麼會亮呢？」

「真的，不是哄你，我家的玫瑰花，頭一天晚上我看牠，還是一個綠苞子，第二天清早，牠全紅了，不是夜裏紅的嗎？所以我說花也是夜裏亮的，不過我們睡覺去了，不知道。」

「我們不睡覺，也看牠一見。」

「牠總紅了。」

但無論如何是不能服琴子之心的。

「琴子，今天我真不睡，——這許多的東西都不睡覺。」

「你不睡，你就坐在這裏，叫影子陪——」

窗外的貓打架！

連小林也怕起來了。

婆婆醒了，抬頭——

兩個小人兒幾乎縮成一團，面面相覷。

詩二首

一四二

蓬子

破琴

零落的琴，

比掩在荒草裏的歌唇還要寂寞，

比古廟的鐘，更寂寞。

殘絃迸裂在秋風裏！

褪色的襟角裙邊，

都睡滿了塵絲與青苔。

再不會，瞧見了詩人，

曲調未成，就拍翅向他飛奔；

晨露上，也再不見有琴音駐停。

孤獨地，看春花換成黃葉，

看月缺又圓

偷顧影子，秋月下，活像架枯骸。

十五，六，四。

野柳

蓮子

看啣！你看：

多盛氣！多猖獗！春天的花木：

柏樹伸野爪出宮牆來；

長春藤披散了髮，潑婦般，

緊抱着紛牆猛獸；

牡丹和芍藥，也都怨墮少年

不長留在她們裙邊。

唯有你們，唯有你們啣！

衫兒素淡，像嫺靜的姑娘；

髮鬆鬆，花結兒沒簪；

旁冷落的古廟，依破塔，

默念那睡在斷碑上的墓文；

或者立在河邊，

靜觀那浮在綠苔上的浣女之微笑，

語絲

第八十九期

跟學步的雛魚

在細浪上跑。

十五年春

我們的閒話

二七

人類真是萬物之靈，這就是說一切東西裏的最不好惹的。不但他的硬功可怕，便是軟功也未始不可怕，而且或者還更爲可怕。這只看他會把狼做成一隻吧兒狗就可明白了。據說狗是狼變的，吧兒狗是狗之一種，自然也是狼所變的了。想起來也就覺得頗是奇怪，那樣狼伉的身體怎麼會成這一團比貓還小的東西，像是我們漢人裏的好小脚，一簷一簷地在路上顯醜，自己反以爲是美得了不得，中恩主的御意，簡直更沒有半分狼氣了。將吧兒狗來與普通的走狗獵狗相比，已經是一個笑話，如尼采老爺所說。然而自命不凡的脾氣人獸皆具，吧兒狗亦未能免俗，有時忽神經過敏而大啼曰，人將以儂爲狼而告發儂矣！雖然其情可憫，其心可原，但是以吧兒狗

一四三

而去與狼相比，那總是一個笑話之笑話罷。(豈)

二八

前回我在閒話裏對於日本改造的「現代支那號」的發刊略有不敬，聽說胡適之博士很有點不懌。我誠然是不能慎言，容易得罪人，但捏造流言却是敬謝不敏的。請看本月十日讀賣新聞上改造社長山本實彥的談話；

「這回的夏季增刊(現代支那號)，那也就是想對於碰了壁的支那雜誌界教給一點編輯的方法罷了。不是那樣的辦，真的日支親善是不會出來的呀。將來對於印度也預備教他一下子呢。」

北京的「知識階級」，領受他的盛意罷。這就是日本人要出專號，蒐集那支那新人」的文章之一種用意。至於山本說中國雜誌界碰了壁，那可是真的，雖然這事業並非幹不得，發一兩千塊錢的小財還很是容易。(豈)

二九

現代評論社諸君子鑒：現在只有六天了！章士釗一千元的辯論定於七月三十一日截止。(豈)

貢獻幾個地名謎

張慰華

在六十二期語絲中，看見楊蔭深君的「談談村名謎」一文，甚感興趣。我也想出幾個，但不是村名而是縣名或市鎮名，現在錄在下面，貢獻給語絲的讀者。

以下仿楊君的寫法。

(一)南匯——男會

兩親家公拜年

(解)兩親家公者，婦之翁大之岳父也。岳父與翁，皆男子也。兩親家公拜年，非男會(南匯)而何？

(二)黃渡——黃大

菜劍開花

(解)菜劍，即油菜也。菜劍開花後，望田中滿是碎黃，而那時菜也較以前長大了，故曰黃大(大字，江南蘇常一半人讀「勿又」音，與渡無分別)

(三)莘莊——新裝

舊佛添相

(解)添相，大約是修飾的意思，舊佛添相，與新裝

差不多，莘莊乃假音也。

(四) 七寶——切寶

劈開老蚌取珍珠

(解) 七寶與切寶音彷彿，劈開老蚌取珍珠，不是切

寶是甚麼？

(五) 塘口——塘口

小兒吃米漿

(解) 喂小兒吃米漿，好像搗他的口。

我想出的現在寫完了。雖僅僅是五條，但由此已引起我對於謎語的興趣不少。希望諸君也寫幾條出來？

四月九日

代表「駱駝」

周作人

日前在中華基督教文社月刊第七期上見到沈從文君的一篇批評，名叫北京之文藝刊物及其作者，其中有這樣的一節：

駱駝

兩年前，我們就聽見人提起過這個名字了，由駱駝社幾位駱駝組織，我所知的，只兩個駱駝，就是周作人

駱駝

第八十九期

與江紹原，近來，大概他們自己也忘却了，雖然我一個
人感到中國出版物缺乏時「還念到這不能出板的東西。」
我讀了不禁且感且慚，因為這樣懶的駱駝還有人記
念著他。現在我代表了他對於沈君及其他關心的各位表
示感謝，順便並有所報告及聲明。

第一，駱駝社裏一共只有三個人，即張定璜，徐祖
正，周作人是也。此外幫助我們的朋友也有好些，不
過那不算駱駝員之一，即如江紹原君雖然通曉「駱駝
文」，却也不是其中的一隻，如沈君所說，至於江君譯
文中的某地駱駝自然更無關係了。以上是說明我們這個
原始駱駝羣的的組織，雖然此外也可以另有更大的羣。

第二，這兩年前所說的「駱駝」，還沒有忘却，現
在不久就要出現了。出發時還在奉直再戰(TSON)之先，
等走到時却已在奉直聯軍入京之後了，駱駝也未免有滄
桑之感罷。這一本冊子的印刷當然不必要兩年工夫，但
是遲延也自有其所以遲延的理由，可以容得辯解，不過
現在也無須了吧？當四郊多壘之秋，駱駝被拉往冷口喜

峯口一帶，一步一步的走去走來，自然是很費日子的。總之，現在他回來了，只是這個是我所願意報告給諸位聽的。

第三，這是關於我個人的事。駱駝中所譯的左拉論，是英國葛理斯作的，這篇算作我的論文集藝術與生活的一篇，先在這上邊發表。希臘牧歌沙與陀螺中的三篇是相同的，唯陀螺十三葉有一個很大的脫誤，校正時並未發見，實在對不起讀者，今據駱駝本補入，在第六行以下。

女 我不去；你以前用了好的故事騙過我了。

牧 請你到那邊的榆樹下去，你聽我吹簫。

女 你自己聽罷：悽惶的聲調沒有什麼好聽。

牧 啊，好姑娘，大約你也想躲避巴菲亞的怒罷。

女 巴菲亞去她的罷；我只要亞耳台米思和我好。

牧 不要說，怕她會問你，你將落在不能出的陷坑裏。

關於駱駝的出版日期及內容定價等，當由北新的掌櫃先生臨時另行報告，現在「怨不」了。

民國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於京師西北城，

兩個圈兒

劉復

關於何典的校勘，已承劉大白先生在黎明三三中賜教過一次，我也已經在語絲八八中回覆了一點，現在黎明三五中，又有劉先生賜教的文章，是關於太平文件中的兩個圈子的。

據說劉先生是專門評論人家的標點的。所以，一方面是他對於我的東西如此熱心，我應當感謝。另一方面是他不住的在他『自己的園地』中努力，我更應當拜服羨慕。

不幸的是太平文件中的兩個圈兒，並不是我加上去的，乃是照原文中直抄下來的（書中有幾篇是圈句的，有幾篇就沒有圈，也是依照原文，並非粗忽）無論對也好，錯也好，都不應由我劉復負責。這總是那斷命的原文不好，害得劉先生撲了一個空，可惜之至。

天氣很熱，劉先生的精神，如有可以節省的地方，也何妨節省一點。

一九二六，七，一七，北京。